

我思我写

写作者的漂移与坚守

我一直在尝试着一种“清醒”的创作。所谓“清醒”，既是指写作的思想抵达，也是指创作的充分自觉。近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写作思路，陆续写出了长篇小说《富矿》和《后土》。在“清醒”的创作之路上，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地标，拓展了自己的文学地理。

文学创作，归根结底是作者又一次一次的精神还乡。很多作家都会努力为自己的写作寻找独特的创作地标，这个创作地标必定为作家自己所熟悉，能够承担他的创作理想。有的作家，从创作的一开始就找到了创作的精神故乡；有的作家，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才能找到精神还乡的目的地；有的作家，终极一生，仍未找到安放灵魂的创作地标。我的创作比较幸运，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以及村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大平原。无论是写农村的《母亲的天堂》，还是写城市的《中年咏叹调》；无论是写矿区的《富矿》，还是写校园的“大学”三部曲，我的笔触都没有离开我所熟悉的疆域。我一直坚持着一个写作的雄心，那就是努力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麻庄以及苏鲁大平原。

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后土》是我近年来倾心打造的“山乡三部曲”的第二部。与之前的《富矿》一样，这部小说的发生地依然是苏北鲁南的一个小村庄——麻庄。在这部小说中，我力求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农村现状的真实画

面，塑造出一群实实在在的农民形象。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活和情绪，都是具体可感的，我想让读者从中能够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展示鲁南苏北的农村风貌。

延续《富矿》的思路，小说同样表现出了对农民百年命运的深切关注，以此寓意百年的乡土中国的发展进程。小说主要写了四代村干部带领群众建设家乡的艰苦历程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斗争。第一代村干部老支书和老村长是早期农村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们为建设麻庄付出了毕生心血，但因为时代环境使然，麻庄没能摆脱贫困。第二代村干部王远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和麻庄的现实处境，在带领群众致富的过程中，也不得不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考验，以曹东风和刘青松为代表的第三代村干部更加具备改革麻庄以顺应时代要求的思想和能力。他们在带领麻庄群众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不得不与上一代思想保守的老人展开较量。而小说重点则在于展现了以大学生刘非平为代表的第四代村官的时代风采，塑造了新一代农民形象，有力地呼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后土》的写作贯穿了农村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所走过的历程，涉及到了乡村的现代化，建构了乡村和都市的二元对立和融合，映射了百年乡土中国前进的步伐。小说试图写出农村状况的复杂，塑造出若干立体的农村人物形象。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全面展现鲁南苏北农村发展的正能量。

□叶 炳

二

“借助文学看人生，通过微博看世界”，这句话曾是我的QQ签名。因为文学，我们的灵魂得以安放；因为微博，被遮蔽的真相得以彰显。这几年，我的文学地理疆域从家乡枣庄和工作地徐州出发，挺进“北上广”，不断得到拓展。

我曾先后两次赴鲁迅文学院学习。第一次是2011年9月到2012年1月，我在江苏省作协的推荐下被鲁院录取为青年作家英语班学员。这期作家班重在培养懂外语能出国交流的青年作家。因此，在这个作家班学习的学员，不但要求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的成绩，而且其外语也必须有一定的基础。经过4个月的系统学习，我的外语水平突飞猛进。

在我的申请下，也因为机缘巧合，2012年9月到今年1月，江苏省作协又推荐我到鲁院第十八期高研班学习。短短两年内，我再次来北京学习。两次鲁院学习，时间前后加起来，几乎在北京待了整整一年。这些学习的经历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除了北京，上海也是我所喜欢的城市。京沪同为文学重镇，但两者文化脉络相差很大，作为文学创作者，我很想切身感受一下两者的不同。这个愿望通过读博士得到了实现。

2012年1月，我成为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与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创意写作学是研究创意写作规律及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规律的专业，通过博士阶段的课程

学习和训练，我深深认识到，写作是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的，这样才可能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上海学习期间，我申报了广东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创作项目，成为东莞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

东莞市文学艺术院自2006年开启签约创作以来，面向社会征集签约创作的项目选题与作者。我此次签约的选题为打工题材，这部小说的初稿已经完成，是一部反映新东莞人在当下生活的长篇小说，名字暂定为《花开东莞》。小说将探寻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诸多问题，作品以东莞打工者为原型，力图塑造中国两代打工者的不同命运，书写他们的理想、信念和生活，由表及里地呈现东莞的独特味道。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为文学写作，我得以在去年10月到11月奔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青年项目。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由知名女作家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尓在爱荷华大学共同创办。该计划的目的在于让具有潜质的作家接触美国生活，了解美国文学动态，并为这些作家提供适合的时间与空间进行文艺创作。在美期间，我们与美国学者、学生进行了文学交流，参加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工坊并接受了写作训练。这让我获得了一种难得的体验，给了我许多创作上的灵感与启发。

但是，无论脚步如何漂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始终要回到故乡，回到内心，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灵魂。漂移与坚守，我试着学会平衡。

桃李天下

施晓宇

是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学员，其新作《大学文学写作》近日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素材积累、语言运用开始，讲述文学写作中的语言技巧、语言风格问题，并分析了现实故事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作者还从主题学的角度对各类型小说进行分析，为读者提供了报告文学和散文写作的范例，并总结了一些文学名家的成功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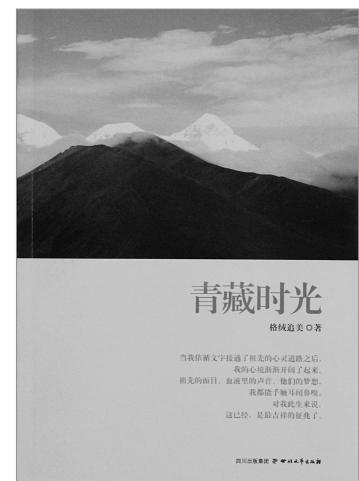
施晓宇是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已出版《四鸿图》《都市鸽哨》《思索的芦苇》《直立的行走》《走陕北》等作品集。



格绒追美

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其文集《青藏时光》近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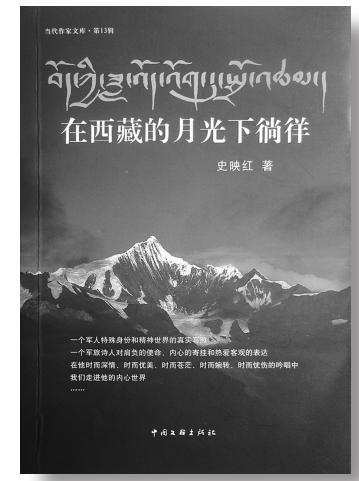
该文集收录了格绒追美近年来创作的85篇短文。这些文章所使用的文体比较“含混”，这是作者进行跨文体实验的结果。作者以“青藏时光”为总揽，以青藏高原独特的时空观，深入藏文化的深邃之地，抒写了一场独特的精神之旅。作者笔下的“青藏时光”模糊了梦幻与现实、往昔与未来的世界。他以特殊的感悟、另类的抒写，随心所欲地抒发了自我的感怀。



史映红

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诗集《在西藏的月光下徜徉》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该诗集收录了作者从已发表的500余首新诗中精选出来的108首作品。在集中，作者以谦卑的姿态、悲悯的情怀、质朴的语言，描述了他眼里的西藏、高原和军营。他把青藏高原壮美神秘的雪山、冰川、草原、湖泊一一呈现，又抒发了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和牵挂。但是，作为一名高原军人，他克服严酷条件，以苦为乐，把军营的沸腾氛围、战士的可爱、军人的忠诚和群众的淳朴集中展现了出来。



安琪

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九高研班学员，其诗集《极地之境》研讨会在近日在京举行。吴思敬、刘福春、张清华、树木、吴子林等诗人、批评家与会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对安琪的诗歌创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大家认为，安琪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个人气质，作品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最为可贵的是，她的作品始终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精神思考密切相关，“写出了自己这些年来的行迹”。

安琪曾出版诗集《奔跑的栅栏》《任性》《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等，曾获第四届柔刚诗歌奖。



书海一瓢

虚构和打破虚构

《生活在别处》，这个书名非常诗意，但却是一个谎言，如同雅罗米尔短短的一生。

我们一定邂逅过雅罗米尔，他敏感、脆弱，有一颗随时准备投入到“轰轰烈烈”这样的词里去的激情澎湃的心。因此，在那些他追求的光鲜的荣誉后面，隐藏着他自己也没有发现的卑劣的灵魂。卑劣这个词对雅罗米尔来说可能有些重了，毕竟他相信他所追求的都是真的。这种相信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常常鞭打着他自以为不洁的灵魂。

他爱着真实的女大学生，但却因为追求想象中的完美而无法和她做爱；他不爱红皮肤的女营业员，却顺利地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过程。啊，他终于找到了可以爱她的理由：她是一个淳朴的自食其力的女孩。天知道，从这里开始，我才恍然大悟，这孩子多么孤独，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他融入进去的东西！他一边自以为是地爱着不漂亮的女营业员，一边不时地从心里鄙视她的平庸和丑陋。但是，他以为，正是他爱着她的平庸和丑陋，才是多么地伟大。

天知道，雅罗米尔有着怎样一颗心灵：他自以为是个诗人却拼命地贬低诗本身的价值，把他所信仰的所追求的放到了一种外在的光环之下，问题是，他是真心的，他是那么的认真！而他本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神秘欲望的人。他鄙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底哪个才是撒旦的诱惑？

米兰·昆德拉的这篇小说里有许多政治的影子，那种我们所熟悉的意识形态下的心态和灵魂触手可及。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作为小说的《生活在别处》的魅力。

雅罗米尔的母亲，自始至终围绕在他旁边。这个小资女人让雅罗米尔感受到了生活的矛盾，让他觉得“生活在别处”！他爱他的母亲，不错，她也爱他，她把他当成了她个人的。她以他为骄傲，

在他成长的每个阶段她都倾入了全部的爱。她觉得自己爱得不容易，却一点也没有发现，她的爱正是他想要反叛和离开的。

死亡对诗人来说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词，雅罗米尔也是，他想过很多种死亡，都是不同凡响，甚至，为了他实际上并不爱的红发女孩而死，他想到没有她，他也许会死，同时，他也要求她的承诺。但是，为了一个更加高尚的行为，他将她亲手送进了监狱。然后，他去赴一个美丽高雅女人的舞会。这个女人和他同属一个阶级，她想利用他政治诗歌上的成功对自己的一个路线错误进行弥补。诗人注定不是对手！

死亡在所难免，而且，多么不幸，不是他向往的死亡，是一个平凡的人的死亡，他死于肺病！他在那次舞会上被他的阶级侮辱，然后受寒而死。他的母亲找人给他刻了铭文：这里长眠着诗人！读到这里，我长长地出了口气，他终于安静下来了，他终于不再痛苦了！

而那个红头发、红皮肤的女孩，在他死后不久出狱了，她敲响的是一个40来岁的男人的门。就是因为她和他的约会，她迟到了和雅罗米尔的约会，雅罗米尔大怒。女孩无法平复他的愤怒，才找了个借口说是因为要送别即将偷渡的哥哥才迟到的。这个借口激起了雅罗米尔崇高的爱国情感，他一定要告发。结果，女孩和她无辜的哥哥被送进了监狱。但是，剧本的语言是他自己的。

米兰·昆德拉说，《宿命论者雅克》是对现实主义的幻觉和所谓的心灵小说的美学的一次最彻底的拒绝。我相信，正是因为这样，它才吸引了极具批评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米兰·昆德拉。

一切原来都是假的！比欺人更绝望的是自欺。没有什么是确定，只有，生活在别处！愿诗人安息！

□那 或

三

太踏实的词。

这种相似的感觉表现在节奏、结构以及只属于米兰·昆德拉的超理性思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它们的喜爱。

和《慢》相比，《身份》更像小说。我读《慢》读到一大半的时候还是固执地以为作者是在阐述一种小说的观念，并且在其作品中演绎出来。后来，我才慢慢地体会到，这是一种别样的小说。

《身份》的开头从一场海边的幽会开始，其间大量的心灵挣扎，将一场肉体的聚会变得模糊起来。肉体的聚会？是的，我猜测作者一直在和这个词斗争。无路可走！醒来后终于在情人的眼晴里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如果说这个小说有什么失败的话，恰恰是小说中最好看的部分，一场善意的欺骗导致的恶意猜测和不断的误会。

很多批评者认为《身份》比《慢》优秀。但我觉得可能《慢》更像米兰·昆德拉所提倡的小说。除非，他开始返朴归真了。

刚读了三四篇，便动了写些什么的念头，和十几年前读张爱玲的感受的确是完全不同了。我心里暗暗地惊叹，这个女人长着怎样一双慧眼，竟将人情世故看得如此透彻，不管是曹七巧在世俗压力下变了形态的心灵，还是矜持的白流苏骨子里的风流和自尊，甚至那个一次次放弃幸福只是为了躲避伤害，最终被伤害最深的长安，都被张爱玲的那支笔刻画得入木三分。她纤细的笔触伸到了人物心灵的最里面，于是我们在生活状态下一直麻痹的神经也被触痛了。

张狂的色彩后面肯定有一颗压抑的心灵，曹七巧被伤、伤人、伤己，一直到变成一个老怪物，她的能量是吓人的，但这一切的背后是情，简直可怕；风流成性的范柳原其实最渴望有个地方可以放下他寂寞的心；至于振保，到底是柳下惠还是浪荡子，其实有什么区别？

据说她那些作品都是25岁之前所作，25岁之后，反不大写了。我奇怪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怎么会将人生看得如此透彻？

虚构于她，竟如此华丽，容不得打破。

我喜欢米兰·昆德拉，迷恋张爱玲，同时也为勒克莱齐奥喝彩！

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虚构和打破虚构。

的蜘蛛，织造了一个美丽无比的幻觉。我们不相信，但我们沉浸其中。

那么，张爱玲呢？呵呵，这个弯拐得有些大了，但既然乱翻书，只能乱弹琴了。

初读张爱玲，那时候才十几岁，看的是故事，一场悲一场喜，觉得白流苏让人怜，曹七巧确实是个刁婆，红玫瑰也好，白玫瑰也罢，大约也就是常说的得不偿失的顶好。

前些时候在徐坤博客上读到一篇文章，名叫《“蚊子血”和“一粒饭”——张爱玲的显与隐》，主要写现下正在荡漾的张爱玲热和她眼中的张爱玲。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我重读了张爱玲的作品。

刚读了三四篇，便动了写些什么的念头，和十几年前读张爱玲的感受的确是完全不同了。我心里暗暗地惊叹，这个女人长着怎样一双慧眼，竟将人情世故看得如此透彻，不管是曹七巧在世俗压力下变了形态的心灵，还是矜持的白流苏骨子里的风流和自尊，甚至那个一次次放弃幸福只是为了躲避伤害，最终被伤害最深的长安，都被张爱玲的那支笔刻画得入木三分。她纤细的笔触伸到了人物心灵的最里面，于是我们在生活状态下一直麻痹的神经也被触痛了。

张狂的色彩后面肯定有一颗压抑的心灵，曹七巧被伤、伤人、伤己，一直到变成一个老怪物，她的能量是吓人的，但这一切的背后是情，简直可怕；风流成性的范柳原其实最渴望有个地方可以放下他寂寞的心；至于振保，到底是柳下惠还是浪荡子，其实有什么区别？

据说她那些作品都是25岁之前所作，25岁之后，反不大写了。我奇怪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怎么会将人生看得如此透彻？

虚构于她，竟如此华丽，容不得打破。

我喜欢米兰·昆德拉，迷恋张爱玲，同时也为勒克莱齐奥喝彩！

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虚构和打破虚构。

湖”饮酒、漂泊、洗心。

人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我觉得，故乡永远都是故乡，无论在异乡心是否安，有多安。李家庄就是李满强唯一的故乡。他有多首对故乡的献诗，从收入诗集的历年作品来看，越往后，一种背井离乡的感伤发酵得越浓郁。如《紫花苜蓿》中童谣式的吟唱：“苜蓿花，苜蓿花/苜蓿开花，远行的人/青草里安家”。这些诗句要是谱成曲在深夜或阴雨天吟唱，是可以把人唱哭的。

诗集里还有几首写亲情的诗，如《未竟之果——给儿子》《给父亲洗澡》《等待晚餐的时刻》，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一种温暖，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人间烟火的情怀在不经意间就被升华了。但是，升华后的情怀能否抚平中年男人时光之门里的褶皱呢？我们期待李满强新的诗作。

在时光的褶皱里

□毕守拙

对话与缓解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一个从李家庄长大走出的少年、青年和即将到来的中年，有满腹话语，想说未说，姑且拿起手中之笔，和缪斯对话，这场对话时间跨度之长已逾20载，余生还将继续。

当一个粗犷的西北汉子，他选择了诗歌，内心的柔软便自觉不自觉地暴露出来，诗人内心的真诚与否，很多时候从一个句子、一个意象即可窥见端倪。比如我一再提到的中年之境，我觉得那是在时光的门里生出的褶皱，这是以岁月之笔用心雕刻的，这在《暮年》《离歌》《我爱上了陌生而遥远的事物》等诗中，一读就知道。

“如果一个男人滂沱的泪水/能换来一滴硕大的雨水/我又怎么会吝啬我卑微的忧伤”。这是李满强诗歌《悼》中的几句，我在看时默读了好几遍。一般

或许也是缘于此，还被人称为青年诗人的李满强给自己的第三本诗集定名为《画梦录》。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



鲁 镇